

162763

陳家村

552

郭弼昌著

字號

通俗故事



陳家村

(一)

今年的冬天，有些不同了。風吹得特別厲害，把樹葉刮得沙沙的響，好像在打抖的樣子。在往年這些時節，大家多半躲在家裏，商量怎樣過年了。今年可沒有那麼太平，東洋飛機，天天在頭上叫，我們中國的軍隊，也常常打這裏經過。

王品是陳家村裏一個莊稼漢。年紀很青，今年才二十二歲，不高不矮的身材，配上一張被太陽晒得油黑的臉，做功夫又是那樣的勤快，真是，陳家村哪個不說他一句好話，都

說王品有出息啦！一定接到漂亮的娘兒啦！他呢，總是扯開嘴吧，像小孩子一樣，哈哈的笑着。他家裏只有一個母親，兩個人過得很快活。

有一天，王品聽見過路的軍隊說，日本鬼子要打來了，他們是開到前線去的。王品又驚異又歡喜，驚異的是真的日本鬼打來了，陳家村這許多人怎麼辦呢？歡喜的是日本鬼打來了，他們倒可以拿起槍桿和他幹一場。青年人是最喜歡打仗的，何況打日本鬼子又是大家的責任呀！前個月到鄉裏來宣傳的那些「同志」，不是說要打走鬼子才能享太平嗎？對！王品一面想着，一面便跑進鄉公所。劉鄉長還在門檻上蹲吃煙哩。他看見王品跑得那麼上氣不接下氣的，便問他：

「甚麼事情啦，跑得這樣急？」

「哼，你還睡在夢裏哩。日本鬼快要打來了！」

「甚麼？日本鬼打來了？」

「是呀，我聽見過路的那些軍隊說的。」

「嗯，說不定……怪不得這幾天飛機這麼多。」

鄉長的老婆子，聽見日本鬼打來了，連忙跑出來，拉着王品問東問西，還抓着鄉長的手臂喊道：「怎麼得了呀！天氣這麼冷，又快要過年啦。」她這麼高聲喊叫，把附近的人都叫出來了，一齊圍攏來，不曉得發生了甚麼事情。

「有甚麼新聞啦？劉鄉長？」

「日本鬼要來佔我們的地方了！」

「對了，我前天到梅坑去，看見很多軍隊，穿得那麼整齊，一定是打日本鬼子的。」有點呆頭呆腦的阿張，得意地說。

「大概是吧。我們村外，晚上都有軍隊過路……」長滿了花白鬚鬚的林老伯也插了一句。

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好像鬼子馬上就要來的樣子，把每個人都弄得有點不安，像有甚麼事情沒辦妥，總放不下心的樣子。

忽然，嗡嗡嗡嗡，飛機聲在不遠的天空響起來了。

「日本飛機！大家快躲！」劉鄉長急得煙桿也摔到地下了，站起身來，把每一個人亂推着。大家便像老鼠見貓一般

地，向着屋角裏逃去。

飛機嗡嗡嗡嗡，越嚮越近，飛到頭頂上了。啊，翅膀上面還有兩塊紅疤，啊，下蛋了，不，屙屎了，一些白的東西落下來了，落下來了。飛機漸漸去遠了，大家才攢了出來，去搶着那些落下來東西。王品跑得最快，他一跳，就抓着一個。原來是一張紙，上面印着一些字，像前個月宣傳隊的「同志」們發的傳單一樣。他就順口唸起來：

「國民……打……了，你們要……」唸不下去了。那些字，他還沒有讀過。他拿起來，走到鄉長那裏去，因為鄉長作過私塾老師，是懂文墨的。阿張，阿李，小羅，林三，都拿着傳單走來了，一齊把鄉長圍着。許多老太婆，也要來見

識見識，看鬼子耍的甚麼把戲。

劉鄉長把眼鏡摸了出來，（其實這眼鏡真像拉吸堆裏檢的，腳也斷了，鏡片也有一張是破的。）慢慢舉起了紙，帶着很斯文的樣子唸道：

「國民政府打敗了！你們要擁護汪精衛組織新中央政府，不然大日本皇軍要來征討你們，那時後悔也來不及了。」

「啊，是這樣一回事。」林老伯摸着鬍鬚點了點頭。王品有點不甘心，對着劉鄉長說：

「我們的軍隊打敗了嗎？」

「誰曉得？又沒一張報紙看！」劉鄉長拿着傳單，露着不

可奈何的樣子。

阿張他們又把傳單拿到眼睛邊來，看了又看，還是看不出道理來。大家都不聲不響了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最後，還是呆子阿張說了：

「我再到梅坑去看看，好不好？」

「對！我同你一齊去！」王品也不滿意大家都拿不出主張來。他願意去探消息。

「王品，你吃了飯沒事做呀？外面兵慌馬亂，你跑出去，有個三長兩短，叫做媽媽的怎麼活下去呀？」王品料不到他的媽也擠到人堆裏來了。而且，在這個時候，來阻攔他，他真有點不高興。

「媽，你不要担心，沒有關係的。」王品說着，又把頭對着大家。「并且，大家老是呆在村子裏，外面消息一點都不曉得，我怕天倒下來，我們還在睡覺咧。」

「是，是應該出去探聽，探聽。」連老成持重的林老伯也點頭稱是了。

「那麼，王品你和阿張快去好了。」劉鄉長也覺得非如此不可了。他又對王品的媽媽說：

「王家大媽，你老人家放心，有甚麼事包在我身上。」

王家大媽也只好不說甚麼了。帶着憂愁的眼光，望着王品和阿張，一直走出了村子。

「早去早回啊！」王家大媽最後喊了一聲。

大家都用眼睛送着，一句話也不說。每個人的心裏，好像都在想着——災難的日子快要來到了！——怎樣活下去呀？

很久，他們才坐下來。說不完的話，又從他們的嘴，裏像小河的水似的不斷流出來。有的說，日本恐怕打到梅坑來了；有的說，這靠不住，鬼子不會到他們這裏來；有的又在噁着氣……王家大媽也跟着輕輕的嘆了口氣，便隨着幾個女人回去了。因為已經快要到吃午飯的時候。

早上的風，不知跑到甚麼地方去了。太陽只露出了一點點兒亮光，好像也不開心的樣子。每個人都在等待着王品的消息，咒罵日子爲甚麼這樣長。

陳家村是更加靜寂了。

(二)

黃昏來到了。

黑暗的幕布，慢慢遮蓋陳家村。每個人的心也隨着更加沉重。那些像螢火虫般的菜油燈，比往夜更加稀少，誰也不知道夜裏會發生甚麼事情。

「汪！汪！汪！……」沉默了一天的狗，忽然在村外狂吠起來。陳家村醒了！每個人都走出自己的家屋，想看看是軍隊或者王品回來了。

兩盞燈籠，在漆黑的村外，一閃一閃的走近來。狗吠了

一陣，才知道進村的并不是生客，而是天天在田中的那些熟
人，就不再吠了。

「喂！出來呀！我們回來了！」一聽，就知道是王品的
聲音。王家大媽特別歡喜，她拿着菜油燈，抬起了兩隻小脚
飛快的跑出去。

「啊呀，余二爺和大寶也回來了！……」這聲浪一傳出
去，許多人都拿着火把，提起燈籠圍上來了。

「余二爺怎麼回來啦？」

「大寶也回來啦？」嚶哩呱啦，問語像鞭砲般，在王品
他們四個人耳邊響着，一直把他們擁到了劉鄉長的階前去。

「鄉長！我同阿張出去以後，還不到三十里路，就碰見

許多傷兵，向青塘那邊退去。他們說，前線戰事很緊張，我們正不知怎麼辦，就碰見出去多年的余二爺和大寶，慌慌張張的……」王品正說得有勁，被阿張搶了一句：

「還撞我一交，把我嚇了一大跳哩。」

「喂！搶着做甚麼？……」大家都發出斥責的聲音。王品又繼續講下去：

「他們見了我兩個，便推着我們回來。後來才知道，鬼子已經過了地派，快到梅坑了。哎，其餘的，余二爺和大寶說給大家聽吧。」

「好，余二爺在地派開寶號；多年沒回來了。應該講講話。」鄉長把話講得很好聽，因為他曉得余二爺是在外面開

舖子的，跟他講話，要不像跟鄉下人講話那般粗魯才行。淡黃的燈光，照見他的頭，扭動得很厲害。

余二爺，靠着祖先的田產，在鄉裏收租吃飯。後來看到城裏的生易好，便把田地賣了，到地派去開了一家雜貨店，生易倒不錯。他可不像王品那麼壯，瘦瘦的，臉有點青白，好像成熟了的冬瓜皮。他用有點嘶啞的聲音說：

「我的店鋪，這下子可完了，真想不到……在廿五那天，聽說鬼子要打來了，到下午就聽見了砲響。我正打算搬家，可是到那兒去找人啦？而且也來不及呀。天快晚的時候，敵人的馬隊衝到市裏來，到處放火，到處搶東西……」他咳了幾聲，筋都給震紅了。「我急得沒法，抱了兩本賬簿，就從

後門溜走了。幸好是晚上，沒有被鬼子追來……咳！……就這樣逃了回來。總算留了一條老命。」余二爺嘆了一口氣，把頭埋下去。想着店裏的貨物，一定給鬼子們搶光了吧。

「我前年出去以後，便在從化一間木匠鋪裏學手藝。誰知才幹兩年又回來了。鬼子們到了從化，燒殺奸淫，樣樣都作，可憐城裏的人，殺的殺，燒的燒……喊天叫地，毫無辦法。」

結實高大的大寶咬緊牙，站起來，大聲說道：「鬼子們這樣兇，大寶就不報仇嗎？不！我就親眼看見，幾十個老百姓，拿起大刀，夾在我們的軍隊裏，和敵人拚命。鬼子們的頭，還是肉做的，遇着了大刀，便像蘿蔔一樣滾到地上……」

！」說到這裏，每個人的心都快活起來了。王品還把手放在阿張的頭頸上，做着要砍的樣子。「當我逃出來，經過一個村子的時候，又碰見老百姓和鬼子打仗，領頭的是一個鄉長。聽說，他們還打死幾十個鬼子哩。真是，看起來，鬼子也并不可怕……大寶沒說下去了。圍着的人也沒有一點聲音，似乎在推想鄉長殺鬼子的樣子。

過了一會，余二爺抬起頭來，輕輕的說：

「現在，鬼子說不定要到陳家村來，大家怎麼辦呢？還像我們一樣的逃難嗎？」

「是呀，怎辦呢？」每個人都發出了聲音，互相望着。

大寶把大家看了一遍，然後說：

「依我看，我們寧願學學從化的大刀隊！」

「對！我也這麼想。」王品重重的在阿張的肩上，拍了一巴掌，把阿張嚇得一大跳。

劉鄉長沉默了好久，現在該他作主張了，他說：

「這是全村的事，需得全村的人商量。到底怎樣辦，我看打一下鑼叫各家舉個人，來共同商量，好不好？」阿張把來頭伸起來，向周圍望了一下，急急的說：

「還打鑼做甚麼？哪家的人沒在這裏？」

劉鄉長又戴上了眼鏡，把燈舉得高高的，向四周仔細地尋找着。

「劉大榮來了嗎？」

「來了！」

「趙未生呢？」

「也來了！」

「關家婆婆呢？」

「他的孫子在這裏！」

「啊，真的都來了呢。難得，難得。」鄉長拿着菜油燈，似乎很滿意的，把頭向四方轉動着。一陣晚風，把他的菜油燈，吹得一閃一閃的，他連忙掩上，坐了下來。

「那麼，大家的意思是怎樣辦呢？日本鬼說不定那天要打到陳家村來了。我們還是不動呢，還是搬家呢，還是學學從化的大刀隊呢？我看……」鄉長正要說下去，林老伯忍不

住要開口了：

「我看甚麼事，都要鎮靜一點才好。我們村裏，又沒有甚麼新式武器，就是幾桿破槍，怎能抵擋鬼子的飛機大砲呢？」

「是呀！我們要仔細想一想啦。不然，弄到一湊雞不成失把米，」那才糟糕哩。「劉鄉長也驟然感覺到，要沉着一些才對。可是王品却耐不住，他想一定是林老伯和鄉長想當亡國奴，便怒氣沖沖的說：

「還想甚麼？大寶和余二爺就是活見證。打日本鬼就有辦法！躲在家裏睡覺，便只有死路一條！」

「王品，你曉甚麼呀？未必林老伯他們還及不上你？年

青人總是火氣旺！」王品的媽媽又在他後面，帶着責備的口吻，說起話來。大寶回轉頭來，望着王品的媽媽說：

「王家大媽，話可不能那麼說。依你們老人家的意見，大家仍舊少管閑事，是不是？余二爺和我就是少管閑事的啦，可是現在呢？甚麼都完了。」

「喂，大寶！你說從化的大刀隊。又把日本打退沒有？」林老伯有點冒火，覺得老年人，不該在年青人面前認輸。

「雖然沒有打退，也總比白白等死好一些呀。我給你們說，日本鬼并不是三頭六臂，了不起的人；只要大家齊心，都起來跟他幹，沒有不打勝仗的。我在路上就聽見別人說，日本鬼去搶老百姓的牛，幾個老百姓便埋伏在路上，向鬼子

放了幾槍，嚇得鬼子們丟了牛就跑掉了，這幾個老百姓，奪回了牛，還到得許多東西。你說，鬼子有飛機大砲，他怎麼這樣怕死呢？」

「對呀！對呀！」王品，阿張，林三，都一齊叫着。

「是的，我也聽到過這個故事的。」余二爺把兩雙手籠在袖子裏，頭連連點着。想了一想，他向林老伯和劉鄉長說：

「林老伯，劉鄉長，依我見過的事情看起來，日本鬼子來了，無論如何是沒有好日子過的。你們大家所担心的，大概是搬去搬來太麻煩了，是嗎？」

「是呀！我也想到，在日本鬼手裏是不好作事的。不過

就是這一點，我們大家都走，屋裏的莊稼糧食，不是從此就完了嗎？」劉鄉長不轉眼地望着余二爺。

「是呀！我也是這樣的意思呀！」林老伯，鄉長的老婆子，都一齊附和着。

趙未生一直聽着沒有講話，這下他找着機會了，接上去說：

「鄉長，你真是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啦！鬼子來了，你的糧食傢具，不會搬家嗎？說到房子，那是沒辦法囉，你就留在這兒，也未見得保得住呢？」

「對了，老趙的話說得對。就是前個月的宣傳隊的同志說的，鬼子來了，我們要一空……空……空……清野……不

把鬼子打死，也把鬼子餓死啦。」王品很高興，不過他的媽又在背後恨了他一眼。

「是的，這個辦法，我也聽說過。就是把一切東西都藏起來，連水井都填起來，鬼子來了，沒東西吃，沒有水喝，我看他怎麼打仗？」余二爺很得意地說着，他覺得自己比別人都見識得多些。

「是，這也是個辦法。」鄉長很贊同似的，抬轉了頭，對着林老伯說。林老伯沒有回答，正在想的樣子。

大寶看見沒有人反對打日本鬼了，便望着王品笑了一笑，又趕緊對大家說：

「現在我們總算一條心了。我們說做就做，不要過一會

又忘記了。鬼子說不定明天就打到陳家村來，我們今天晚上就回家準備，收拾要緊的東西；再找一兩人在村外守夜，看看有甚麼動靜，然後，我們一齊搬到國庫去……」

劉鄉長想了一會慢慢的說：「事情已到了這個地步，不做也不行了。我們就照大寶說的那樣做去吧。各位還有甚麼話說？」

林老作沉默着，

王家大媽和鄉長老婆子在嘆着氣。

王品想起了一件事：

「鄉長！我們村裏還有幾條槍，要收攏來才行啦。遇着事情，也才好對付……」

鄉長點了點頭，便叫起人名來了：

「劉大榮的槍還在嗎？」

「在！」

「林三的槍呢？」

「在！」

「那麼好了，加上王品的，阿張的，趙未生的和我的，一共有六條槍？」

「對！六條槍打死六個鬼子！」冷不防阿張又在中間插一句，大家都笑了出來。劉鄉長提高了喉嚨，把大家的笑聲壓住：

「夜也深了，大家都回去吧。事情到了這個地步，受苦

受難，也只好忍受了。只要聽到鑼聲，大家就起來集合……
……。」劉鄉長心裏很有些難過，他說到這裏就停止了。阿張拉了一下大寶，對鄉長說：

「我同大寶兩個守夜！好不好？」

鄉長微微地點了頭。

人們開始散去。有的走得很急，有的在慢慢地，一步步的移動。一面又在想着甚麼。

夜是靜的，天是漆黑的，一顆星也沒有。但是每個人的心都在激動的跳着，火也特別旺盛的，在每家屋裏閃耀着。

狗早睏覺了。小孩子的哭聲，還到處傳播着。

陳家村的人，一直沒有醒覺。半夜以後，狗叫起來了。

阿張轉來說——外面進了許多軍隊。

天邊剛有一點兒發白，輕微的砲聲，便給晨風帶到村裏來了。大家都跑出門外，彼此問詢着。

劉鄉長把破鐘敲了起來，那聲沒有點兒新啞，好像牠是在着急的呼喊。全村的人，都聚到鄉長的階前來了，連那些還在睡着甜覺的小孩子們。

「各位伯伯，各位兄弟，大家聽到砲聲響了嗎？看到過跑的軍隊了嗎；此刻是我們搬走的時候了。」劉鄉長的額頭，冒着汗珠。他焦急的望着每一個人說：「我們馬上就動，有用的東西都打成包，自己挑着；搬不走的物件，

都藏在井裏去了。」

「藏在井裏做甚麼？燒了來得乾淨些。」王品很堅決地說。

「要燒你自己燒吧；我可沒有那麼多東西。」又是林老伯在中間反對。王品冷冷地望他一下：

「好吧，隨你的意思。只要你肯把東西留着給鬼子用。鄉長搖一搖手叫他們別再鬧意見；

「算了罷，鬼子快要打來了，還吵甚麼？大家收拾好，讓女人家，小孩子牽着牛在前面走；林老伯，余二爺，同李，小羅和我在中間照顧糧食和行李；王品你們幾個人有槍的在後面……」林老伯忽然岔了一句：

「我不走。」就回頭轉去了。大家都驚詫的望着他。

「林老伯真有點怪脾氣。」大寶嘆息着

鄉長看見林老伯走了，半響說不出話來。王品推了他一

下：

「別管他，商量我們的事吧。」劉鄉長被他一推連忙說：

「商量，商量……啊，就是這樣事呀，還有甚麼事？」

「有一件事，就是把你的槍，借給我。」大寶向鄉長笑

笑的說。

「好！可以……」

咚！咚！砲聲響得更近了。

「快！快去收拾……」又像飛機來了似的，劉鄉長推着

大家。每人也匆匆忙忙向自己的家裏走去。

傷兵，散了隊伍的，斷斷續續從村外走過去了。

王品回到家裏，催促他們的媽，快快把收拾好的東西搬出去，誰知他的媽却說：

「我不搬！」王品真有些奇怪了，着急的問道：

「爲甚麼不搬？」

「這些物件和房子，你真捨得丟呀？」

「媽才怪哩。人要緊還是房子要緊？」

「唉，我年紀老了，死了也不要緊。跑出去，才是活受

罪哩。你不看林老伯和關婆婆他們都不走哩！」

王品聽着又是急又是氣，又不知道怎樣辦才好。咚！又

是一的！

「喂！各家的東西，快搬出來呀！女人家先走呀！」這是鄉長的聲音，清楚的攢到王品的家裏來。

「你真的不走呀？」王品問了一句，

「品兒，我留看屋好了。你要走，你跟他們走好。」

來，這一包米和衣服你帶去。」

王品把頭搖了兩搖，嘆了一口氣，伸手把米和衣服接了過來。他把牀頭的槍，取下來掛在牆上，向着他媽說了兩句話：「媽你自己保重。我明天回來看你。」便踏出門去了。

「啊！品兒，我們那條牛呢？」他媽在後面喊着。

「早已牽出去了。」

王家大媽站到門外望全村的人，都差不多聚到鄉長的階前了。牛在哞哞的叫着，小孩子也在母親的背上哭啼。狗在人叢中間亂闖，鋤頭，鍋子，棉絮，碗筷，衣服，紡車……啊，那許多東西，像山一樣的堆積着。鄉長在中間慌慌張張的奔跑。

一會，阿張喘着氣跑回來，向鄉長說了些甚麼。女人家，趙婆婆，劉大嫂她們便牽起牛，往村後面走了。人聲更嘈雜了。像一條長蛇樣的，向困龍山慢慢移動。王家大媽有點兒心酸，自己嘆了一句：「真是遭劫啊！」又看見她的兒子和大寶他們在燒着一些甚麼東西。最後，他們也走了。王

品還回頭來望了一眼。

陳家村靜下來了。王家大媽望見林老伯和關婆婆也在對面站着。關婆婆的孫子，在哭鬧着要一起上山去。

(四)

艱難的日子來了。就是第二天黃昏，王家大媽正睡上床的時候，鬼子們攆進了陳家村。

王家大媽很害怕，她把剩下的米和紅薯，都藏在草簾下面，自己在被窩裏躲着。

她聽見一些怪聲氣，像吵架似的叫着。又好像誰家的門被衝破了，她怕是鬼子在搶着東西吧。她輕輕的抬起頭來，

想從窗外看一下。啊，天都紅了，是鄉長的房子起了火啦！許多聲音叫着鬧着，闖婆婆的喊聲也聽着了！她的孫子的哭聲也聽着了！王家大媽感到不幸的事情，就要到來，兩隻腳無力的打着抖。忽然，一支巨大的叫聲壓倒一切，那是林老伯在喊看：「鬼子！……你不能……」以後，便聽不清楚了。王家大媽冒着豆般大的汗粒，身體像癱軟似的，沒力動顫了。她昏去了。

一會，她的門渣的一聲被踢開來。她驚醒了，但是不敢看。耳邊聽見一個人進來，坐在板凳上。奇怪，爲甚麼沒有說話。

「喂，老太太，借個火柴」。王家大媽又有些奇怪，鬼子說話怎麼也差不多？但她裝做沒聽見，把臉朝着床的裏面。

「老太太，你還睡得着呀？我問你借根火柴。」聲音是那麽清楚，聽起來又不兇惡，王家大媽不能不轉過頭來了。

「啊？……」王家大媽有點兒驚異，鬼子不是矮矮的長鬍子的麼？這個鬼子怎麼高高大大的，竟同大寶他們差不多呢？

「我是中國人？老太太！」

王家大媽這時變得害怕了，及覺得事情有點兒希奇。

她於是輕輕問道：

「你是中國……？」

「是的，我是中國人。我是東三省的人！」

「那你怎麼……？」

「是的。我當了日本的兵。」那位老總，把頭垂下去了，帶着很難過的樣子。

王家大媽有些明白了。她跟着問下去：

「你有母親嗎？」過了好一會，老總才抬起頭來。

「有母親，可是……我們怕不能見面了。」他似乎像要哭的樣子。「老太太！我也是東北種田的人。只因為日本鬼子來到東三省以後，田地給他們劃去修公路，還有這樣捐那樣捐，我們的牛，也給他們拉去了。我的父親也就因此吐血

病死了。殺以後，又被他們拉去修馬路，抬子彈，像牛馬一樣的勞苦。到今年又被他們裝上船，一直就運到廣東來，要我們屠殺自己的人。我看着同胞被他們屠殺，婦女被他們糟場。房屋被他們燒燬，真恨不得掉轉槍桿，把他們都殺個乾淨，出盡這口怨氣，可是總沒有好機會……今天，你們的房子又給他們燒來燒火啦！」

老太婆有些不滿，她問道：「爲甚麼把房子來燒火烤？」

「當然一方面是天氣冷；一方面是到了這裏找不着糧食吃，找不着茶水喝，好像其他的地方一樣，那怎麼不恨你們呢？所以他們就一把火把房子都燒起來。幸好，你這裏隔得遠一點，不然也怕遭了殃吧。碰見他們的中國人，也多半沒

有活路，剛才那個老頭和老太婆長活活被他們殺死了……」

「啊……」王家大媽心頭在快悔着，覺得兒子他們是要聽開些。林老伯——完了！

「老太太，你爲甚麼不逃走呢？」老總問她。

「啊？啊？我上了年紀走不動啦。」王家大媽心裏亂得很。她不談這個。她轉問着：

「老總！那些日本鬼子要到這兒來嗎？」

「大概不會了。跑了一天，都累得要死，他們多半睡覺了。」老總一面在袋裏摸着香煙，一面回答她。

「啊，你還洋火，我倒忘記了。」王家大媽在枕頭下面

摸出兩根火柴。老總抽起煙來了。

天完全黑了，沒有一顆星，靠着鬼子燒起的火光，把這間小屋，映得有些兒紅。王家大媽和這位老總還能夠彼此望着。

「老太太你還有兒子嗎？……」？老總正說在這裏，幾個黑影子竄了進來，從窗外射來的火光，剛好照着進來的第一個人底頭上。王家大媽看清楚了，那是王品。王品端着一隻槍，對着坐在板凳上的老總，很兇的喊道：

「不准動！」王家大媽又歡喜又有些急，連忙說：

「王品，他是好人！」

「甚麼？」

「他是好人，他是中國人！」

「是怎麼回事啦？」王品的槍，慢慢的垂來了。

「他在鬼子那邊做事。但是，他的心腸好，他也不想殺日本鬼子……」王家大媽從被蓋裏掙起來說。她又向着那位老總：「啊，莫見怪吧。他就是我的兒子！」

老總開始由驚異轉到歡喜，然而又很慚愧的站起來了，他用手搭在王品的肩頭：

「朋友！我及不上你們。我真恨……」他頭低下去了。從王品的背後攢出大寶來了。他問着：

「老鄉貴姓？」

「姓王，東北人。」

「啊，原來一家人！」王品的手心搭上了老總的肩。老總的頭，慢慢的抬起，眼睛裏裝着淚水，把王品死死的望着，他輕輕問道：

「朋友！我加入你們一齊打日本……」

「是真心的嗎？」大寶問着說。

老總非常憤激，他用力地把自己的日本軍裝撕做幾塊，頭上的紅營藥軍帽，也被他摔到地下，用腳踐踏着。他帶着又悲哀又憤恨的聲調說：

「難道我不是真心嗎？我的田被他佔去，我的父親被他氣死；我的母親被困在家裏，我又替他牽了牛馬……朋友，難道我還不是真心嗎？……」

「同志，不必難過，我們是同志。」王品誠懇地拍着他的肩膀。大寶也歡喜的說：

「那麼，歡迎你同我們一起幹！」

「對！我們又多一支槍！」想不到阿張也來了，他的聲音在黑暗裏響着。王家大媽高興得很，她問王品：

「品！你們幾個人來打鬼子呀？」王品把外面看了看，然後把門掩起來，屋內就暗得多了。他很細心地說道：

「我告訴你吧。我們昨天搬到困龍山以後，就商量同鬼子們幹了。我們探到這裏只有二十幾個鬼子兵，所以就決定了今晚上來摸營。我，大寶，和阿張三個人去偷鬼子的槍，弄到手，我們就回去，弄不到手，我們就同他幹。趙未生，

劉大榮，鄉長和余二爺他們埋伏在村口後面的林子裏，聽見槍響，就四面八方打起鑼鼓，放起鞭炮，要鬼子不曉得我們多少人，我們就可以亂打他一夜晚了……」東北老總聽到，連忙叫好，說：「這辦法真不錯。鬼子們雖然有槍，都很怕死，一聽見周圍都有槍響，便嚇得不知怎麼辦。今晚上正好，天又黑，那些鬼子都差不多睡著了。好，我同你們一起去。」他這快活的樣子，叫阿張首先就格格地笑了。大寶把王品拍了一下：

「喂！我們可以去了。趙未生他們要等得不耐煩了。」王家大嗎連忙插嘴說：

「我也可以去嗎？這句話使王品有些驚怪了，他回過頭

來！一媽，怎麼你也敢打鬼子？」

「他這麼可惡，當然要打呀。」

「真想不到，隔一兩天，你老人家的心就不同了。」王品走近他的媽面前，特別興奮的笑着。

阿張說：「王家大媽，你老人家忘記了，你是小腳怎麼跑得動呀？」

「對！上了年紀的人，不能去。你留在這兒好了。」大寶也有些急，他催促着王品，王家大媽便說：

「那麼，我留在這兒，等你們拿槍來……」

「好……四個人向她回答了下，便輕輕掀開門，像老鼠般溜出去了。王家大媽張着眼送那四條黑影，一直到他們消

失在黑暗中，才把門關上。

(五)

夜是靜寂的。十二月的風，把火堆的燄尾，吹到空中，照見許多隻野獸，躺在地上，發出呼呼的鼾聲。

王品四個人，彎着腰，一步步走上去。已到了哨兵的前面了。東北老總叫大家停下來，讓他去告訴哨兵打鬼子去！因爲那位哨兵也是東北人，心還沒有死的中國同胞。三個人的眼睛動也不動，細細注視着，老總把身子立了起來，向着哨兵的面前走去，喊道：

「喂，老向，放哨還打瞌睡啦？」那個哨兵驚了一下，

但馬上又忽睡的樣子，懶懶的答覆着：

「幾晚上都在跑，怎麼不打瞌睡呢？」我們這位老總走近他的身邊，拍了一掌，挨着他耳朵說：

「提起精神吧，復仇的日子來了。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我會着游擊隊了。我們馬上去摸槍！」

那姓向的哨兵很驚訝，似乎又很歡喜：

「游擊隊在那裏？」

老總的嘴吧噓了一下，向王品他們招着手，叫他們出來。王品三個人，端着槍，大胆地走出來了。

「朋友，這位姓向的是我們的同鄉，他也是要打鬼子的

。老總介紹着。

「好極了。我們又多一個朋友！」大寶很客氣的回答。姓向的哨兵，變得像孩子一樣，活潑了。他問着老總：

「我們馬上就動手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好呀！我們也有了出頭的一天呀！」他幾乎狂叫起來，老總連忙止住他，並且說：

「老向，火還燒得這樣大，他們去不便當，還是我兩個先去。把鬼子們的手榴彈和步槍，摸些出來，我們就好幹了。脚步放輕些，莫讓他們發覺了。心裏不要怕，外面還有游擊隊幫忙的。」

「好，我聽得。」哨兵點着頭。

老總回轉頭來向王品和大寶說：「你們在這裏躲着等我們。若是我給他們發覺了，那你們就放砲衝進來好了，我們從裏面打出來。」王品三人答應了，就看着他兩個向着火堆的側邊走去。

三個人的心，都咚咚的跳着。王品說：「把槍都偷出來才好啊！」阿張馬上接上來：

「那我這桿槍，就該丟到毛坑裏面了。」

三張嘴笑着，三個心希望着。

在木材的爆響聲裏，夾雜着像哭一樣的歌聲。阿張說：「鬼子是在唱歌還是在哭呀？」大寶在他大腿上抓了一把：

「小聲一點呀！你管他是哭是笑呢？」
一個黑影。

老總捧着東西回來了。他喘着氣：

「好險！正在檢着手溜彈的時候，裏面響起他媽的吊死歌來了。我才趕緊的跑起回來。看，八個手溜彈！」他把手溜彈慢慢擱到了草地上。

「那位老鄉呢？」大寶問着。

「啊，他還沒回來？……」老總正在奇怪着老向爲甚麼還沒轉來，火堆後面響出一聲驚嚇的叫喊。立刻喚醒了睡着的那些野獸。接着是一聲槍響，在尖銳的聲音裏，哨兵老向「唉喲」叫了一下。

「糟糕！糟糕！老向被打死了！」老總蹬着腳，鬼子們已經翻亂的打起槍來。憤怒像火一樣燃燒着，老總喊叫着：「朋友們幹吧！」他就投起手溜彈來。

王品大寶三個人，也舉起了破舊的槍，向着火堆旁邊，射出第一顆復仇的子彈。

鬼子們慌亂着，號叫着，自己踐踏着，在手溜彈的爆聲裏倒下去了。

村後面的鑼鼓響起來了！炮聲叫起來了！四面八方的人聲吼起來了！

「殺鬼子呀！殺鬼子呀！」

那聲音像山崩，又像是百萬大軍，震破了鬼子們的耳

鼓。他們的身子抖着，他們的眼睛眩昏，他們像是受傷的狼一樣叫着。

左邊的房廡也起了火，復仇的兇獸轟燒過來了！

「殺呀！殺鬼子呀！」

陳家村怒叫着，陳家村要吞食那些野獸。

王品的子彈完了，阿張的槍閉起嘴吧不出聲了，老總的手榴彈都送還給鬼子們了！

鬼子們的生命呢，也完了！

王家大媽舉起熊熊的火把，高聲的帶着些沙啞的叫着：

「燒呀！燒鬼子呀！」王品跑上去把她抱住喊道：

「媽！我在這裏。我們得勝了呀！」

那火把的血 的火燄，照見了王家大媽臉上的皺紋，都泛起了興奮的光輝。

「媽！那邊的火是你放的嗎？」

「兒呀！我要把鬼子們燒完呀！」

鑼鼓敲起來了，劉鄉長，余二爺，趙未生他們都一起聚攏來了。每個人都在叫着，吼着，笑着。

他們，聚到火堆的周圍，鬼子們屍身的周圍，也就是劉鄉長的房子的週圍。

「兄弟們！我們今夜打勝了！」劉鄉長高興得說不出話來了。「靠着我們一條心，我們打勝了！我們收復了陳家村，我們對得起自己的祖宗！鬼子并不可怕，只有打鬼才是

活路呀！我的房子被他們燒了，可是我們的決心，他們就燒不了呀！兄弟們！父老們！我們要把鬼子趕出廣東去！……」

「把鬼子趕出廣東去！」

「把鬼子趕出中國去！」羣衆像海水怒吼一樣，歡呼着。王家大媽擠到中間來，她的淚都流出來了：

「鬼子是多麼沒良心呀！我看見他們燒了鄉長的房子，殺了林老伯和關婆婆一家，他們連畜牲都不如呀……！」

「是啊！……」羣衆跟她一樣憤恨着。

阿張走出來了，他把東北的那位老總推着：

「喂，大家看，這位是我們陳家村的大恩人。他不跟鬼

子做事，他反過來幫我嘴殺鬼子。……」

「好啊……」大家爭擠着，要來看看大恩人。弄得大恩人不好意思起來，他笑着講話了：

「各位同胞，日本鬼子一定亡不了中國呀！你看，大家一陣鑼鼓，就把他們的魂魄嚇得亂飛了。我是東北人，我被他們壓迫來，但是，中國人不能打中國人的！……」

「對！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！多麼的歡欣啊！連瘦弱的余二爺也不顧一切大叫着，跳着。」

大寶把笑聲收住，正正經經地說：

「夠了吧，我們應該回山了。鬼子們死了這許多，一定要來報仇的，我們還有艱難的日子在後面，我們還要回山好

好準備。弟兄們！這兒的房子，我們都一齊燒光不留一間給鬼子們住，大家答應不？」

「好！不留一間給鬼子！」

他們忍痛。點燃着他們住過多少代的房屋。

火燄在空中跳起來，風吹着，火焰越跳越高！木材吱吱的叫着。鬼子們的屍體，在放散着腥臭的氣味。

夜悄悄過去了。東方，透露出光明的白色。人們，踏着雄壯的步伐，向着深遠的山裏走去了。

通俗文學

陳家村

著作人：郭弼昌 發行人：陳劭先

全套實價國幣六元三角 外埠另加郵運費

桂林 九良下街 三戶印刷廠印刷

桂林 麗君路 文化供應社發行

民國三十年二月再版發行

本書保有著作權及翻譯權

文33 (24) 乙家P

002(2001-7000)